梅竹軒集 一

賦 詩 序 言 碑銘

成謹甫先生集卷之一

賦

梅竹軒賦

二氣凝而迭運兮四時紛其代謝玆植物之生乎其間兮寄榮瘁於造化雨露滋其生毓兮霜雪凛其凋落擧萬物靡然而從化兮曾不能脫乎彼而獨立惟梅兄之雅操兮與此君之勁節不借榮於雨露兮且傲睨夫霜雪曰兩美其必合兮結雅賞於高軒當秋冬之遒夜兮霜雪繽紛其交繁寒凛冽而凝沍兮草木於悒而歸根旣貞節之不變兮亦孤芳之尚存惜

成謹甫先生集卷之一

賦

梅竹軒賦

二氣凝而迭運兮四時紛其代謝玆植物之生乎其間兮寄榮瘁於造化雨露滋其生氣兮霜雪凜其凋落擧萬物靡然而從化兮曾不能脫乎彼而獨立惟梅兄之雅操兮與此君之勁節不借榮於雨露兮且傲視夫霜雪曰兩美其必合兮結雅賞於高軒當秋冬之遒夜兮霜雪繽紛其交繁寒凜冽而凝沍兮草木於悒而歸根旣貞節之不變兮亦孤芳之尚存惜

相對乎几席兮遺人世之塵喧夫何衆卉之敷榮兮紛紅白與黃綠顧此貞心之寂寥兮衆蹳然而競覆眼蕭艾以盈腰兮世並擧而異芳苟余情之信姱兮雖蘊蔽其何傷謇淡泊之至美兮固不周於時俗伏清白以不易兮乃君子之所服亂曰梅之香竹之清兮托玆芳名於不刋歷萬古猶未沬兮保厥美於歲寒人愛梅兮愛其白人愛竹兮愛其綠愛白白者非獨梅兮愛綠綠者非獨竹嗟愛物而愛其色兮不亦心塵而眼肉世無馨香之君子兮孰知二物異乎尋常之草木君不見高軒之外千花萬卉無顔色

詩

題下春亭 李良 母夫人 賜宴詩卷

吾聞扶桑之國海東邊自此至彼木道里三千洪濤巨浪日夕怒如山其間行路誠間關座主眼底無溟渤一葦竭來梭未疾 王勞公若曰嘉乃忠貞險夷一遠矣聲教漸于東兩國交歡時乃功爾有母老在堂式燕以衎錫之光公拜稽首光之錫歸家觀者如堵墻須臾內廚送八珍梨園法部出教坊陔華清唱感神鬼舞袖彩影翻金觴一家喜氣排寒冬四座感淚雙滂滂嗚呼我公一身在家國為子則孝為臣忠

此日此罷世無比千古萬古流芳香誰為我公作歌歌盛事龍門有客斐然狂

贈金教官 大來

吾聞結城之縣在海湄金侯隱德居於斯堂上慈親垂鶴髮晨昏樂志要無違釣水採山鮮又美入厨滌瀡聽饘酏玄冬鯉魚躍出水階下哺狗鷄聲悲孝心一日二日愛誠意千人萬人知况當吾 君勤孝理如公可使終野遺鳴騶一朝入雲扃兒隨毋後駟馬馳豈惟及門貴爵祿以禮擢為宗英師從今事業不可量信知事君忠可移清風苦節久所欽粹和今得

乾如心小子狂簡足斐然晩交數見相忘年

賜暇酬唱

正統壬戌余與平陽朴彭年仁叟高靈申叔舟泛翁韓山李塏清甫赤村河緯地仲章延安李石亨伯玉受 命讀書于三角山津寬寺做業之暇相與酬唱

三角山聯句

誰分混沌㲉爾生最大古 仁 三峯高崒嵂萬目聳瞻睹 泛 磅礴蔽天地嵩高作雲雨 謹 幽棲丹穴鳳屛跡白額虎 清 擘開由巨靈奠高賴神禹 仁 以玆盤峙大

寧與培塿伍 泛 設險護王公降神生申甫 謹 岱宗豈惟齊東山非獨魯 清 乾坤費精英日月相呑吐 仁 鶴駕聆笙韻仙蹤尋洞府 泛 賦欲効南山方慚非韓愈 謹 中藏幾丹丘上有真玄圃 清 蒼顏望何尊白頭知乃祖 仁 鹿猊隔羅網松檜離斤斧 泛 截然斷地脉悠若尋天柱 謹 銘功鄙燕然封禪非梁父 清 作鎮黃圖首流形赤縣股 仁 望喜歆危壯登憂傴僂苦 泛 巖巖列崖石濟濟多榛楛 謹 鼎立無尊卑人揖孰賓主 清 參天絕躋攀郊國用斤斧 仁 峯危胥靡愁壑穩仙儷聚 泛 羊脂藏璞玉鵝管生鍾乳 謹 冬雪多瑤臺春風

亂枕塢 清 仞仉陋虧簀尺五欺韋杜 仁 列峀競蹌蹌
孤本獨踽踽 之 攢峯森矛戟靈籟奏韶武 謹 淙淙石
上泉蔚蔚煙中樹 清 同知拳石崇莫讓微塵寓 仁 對
陣嚴馳突臨機分黨部 泛 萬古分向背千林紛喜怒
謹 泰運自興起神功爲支拄 清 煙生肌上白雪積腦
邊監 仁 寒風吹正急瘦骨病新瘉 泛 奇健固難形恠
特不可數 謹 萬壑酣笙鍾千林齊鼓舞 清 林轉訝驚
趨聲回看嬉悔 泛 邊城不動塵孝子無陟岵 謹 龍蟄
噓雲氣神藏起煙灶 清 石磴互盤回招提相旁午 仁
谷應聞寒鍾渀香知宿莽 泛 如太行蔽秦若終南鎭

鄠 謹 或如牛馬奔有似旌旗竪 清 初疑飣梨栗郤訝
積倉庾 仁 霧捲猶豁谺雲深若盲瞽 泛 仰者立驕將
低則伏降虜 謹 松檜年深老巖崖歲久盡 清 陽春氣
融融草木[illegible]煦煦 仁 朱明布新律茂林增翠堵 泛 白
帝扇金風紅樹照玉宇 謹 木落增憔悴形枯失媚嫵
清 一山儘難窮四時景可取 仁 樵聽嶺曉笛僧聞喧
夜鼓 泛 妥貼安周鼎危峩戴旅嵑 謹 儼然大帝立簇
若群臣扈 清 西臨津寬寺南壓漢江滸 仁 小憐跂而
及大厭昂不俯 泛 上摩明星熒下瞰周原膴 謹 禪社
荼何冷村壚酒須酤 清 窮經寺山室顚神受天祜 仁

朝夕對蒼翠坐卧尋訓詁 泛 賦咏雖酷好學術卽麤
粗 謹 願乞山英靈聊益我肺腑用以期遠大致身可
相輔 清

高山放石聯句

高山千萬仞自上放巖石 謹 乍訝響雷霆倏如飛霹
靂 清 擊木驚搖翠傾崖觸噴白 泛 穿雲出復沒遇物
順還逆 謹 猛激盡横奔丈夫皆辟易 仁 樓鶴忽破眠
蟄龍應褫魄 清 避峻勢漸緩臨危走更迫 泛 飛走任
高低東西隨觸激 玉 牧野士崩角瑤臺姬裂帛 謹 崩
濤豈崖岸頹洞無蹤跡 清 初來誰敢當畢竟莫與敵

泛 飛疾隕宋時勢恴崩梁夕 王 奪矟俄至三攢戈一當百 謹 車馳萬壘平鼓動千軍擊 清 壯夫騎驥騏峻坂加鞭策 泛 可轉合編詩能飛豈見射 王 駃水如注壑驚駒似過隙 謹 取次聞天籟容易動地脉 清 聒耳奔車過閃眼駿虎躑 泛 致遠不假蹄飛空豈須翮 謹 超冥逸鬼狂喪子怒猊赫 王 身輕一鳥疾響大空山窄 清 一飯漲胸腹三盃傾琥珀乘閒凌崒嵂軟脚何跛躄 泛 送寂諒無由放爾聊怡睪 泛 ○ 睪字原本左方有忄

聞笛聯句

一聲何處笛中夜聞翠巘 謹 撼月響何高隨風飄更

蹲平聲
恐誤

遠 清 清滑鸎轉喉圓流丸走阪 泛 側耳撼哀音傾心
排忿懥 仁 悠悠鏡裏情娟娟山中晚 玉 裂石清韻壯
折柳相思恨 謹 清濁自成倫宮商不相混 清 放去自
要妙妝來竟婉娩 泛 據牀弄已久倚樓興難 欽仁 奇
韻令聞蔡清嚦誰記阮 玉 庭除梅花落海底魚龍狠
謹 初驚引而長久喜清且婉 清 豈獨隴笳吹能令賈
胡適 泛 纖山鳳聲清泓下龍音宛 仁 哀動旅關山怨
深發室閫 玉 裊裊聲轉哀悠悠意未穩 謹 來時耳何
傾去者手難挽 清 驚風捲塞沙寒雪吹秦苑 泛 聽之
殊不厭舞我宜蹲蹲 仁 工吹是誰子創智寧無本 玉

子晉元不死桓伊疑生返 謹 孤吹獨鶴吟齊作千牛輥 清 咽咽如泣訴呢呢同喈噂 泛 寄語吹笛子珍藏慎勿損 玉 聞韶不知肉我亦忘一飯 仁 愛之不自已為爾攄繾綣 謹

向遼東用京洛諸公送行韻和泛翁

時皇朝學士黃瓚謫遼東世宗命先生及申叔舟見瓚質問音韻凡往返十三度

慚余學未似君精同作遼陽萬里行榻上賈胡連我賸天涯遠客惜人情夢中鄉國非真到春後園林只是青句句吟成皆白雪秋來能免百愁生

次工部中宵韻

今人棄古道貴賤作親踈已識身如寄終知名又虛
城外遼陽路盤中泂水魚撑腸何所有磊落五車書
路從鵝

次工部秋晴韻

花壓水為鏡草纖風作梳清興因詩得幽愁用酒除
三春殘客路一月隔家書句句先生傑吟吟愧不如

次工部韻

地脉連遼境江流接海門漁樵常頻頻花杉自園園
露重紅歆岸烧殘綠遍原春光供遠矚山水漸成繁

次工部韻

遼陽歸路望中遥策馬行行遠聖朝流水波飜吹短
遂遠天聲切動悲簫幸逢今日車同軌閒笑麗人浪
作橋此是三韓西北極喜看編户樂蘇樵

次工部韻

此身如寄耳若命當自安寸心已如此生死誰避難
人生孰無憂憂來酒可寬藝林曾掉鞅學海嘗觀瀾
不耕妻不飢不蠶兒不寒平生志弧矢到處有杯盤
但成彭澤醉肯愚文園乾酒醒始張目僕夫勸飯飡

用工部韻和泌翁詩

旅館乘閒笑語清留連猶厭義州城花殘每惜春光

光雲起難禁客恨生去路山深從地僻歸心日迫願
天晴東西南北何為者已識浮生不用名

用工部韻和泛翁

三韓西北是義州長江萬古城下流青春過此已云
再第三行色知在秋君之此行應頻頻此行頻頻君
莫愁一朝患豈君子患終身憂是丈夫憂口談周孔
手詩書行有肥馬寒輕裘操心君可堅如鐵遇事君
休曲如鉤窮也囂囂樂天命達則優優款國政獨善
兼善隨窮達君子一德豈不感

用工部韻和泛翁

客魂邪用黯然銷聚散雲在風中漂座上商胡算緡錢對我傲我言多驕中有一二識文字愛我携酒來相要撐腸只有䭾來米薪桂客中艱樵蘇險夷隨遇為之所偃蹇長嘯卧逆旅十年漢學知何用今來只得二三語還鄉應未辨銀根弟兄朋友誰相許已哉天運苟如此且添樽酒枯魚煑

用工部韻和泛翁

生也如浮死如休百年何必長愁憂遼東舘裏一事無數日樽酒相淹留人生如此自有樂不用方外求丹丘脩鱗蔬糲飽我飢况有圖書供清幽乾坤納納

此身小正如一毛傳九牛貴也命也賤也命所貴未必封王侯古來賢達今何處長歌一曲心悠悠在在主人能醉我誰知客裏悲貂裘堯君舜民非我力藹藹吉士多王國吾身不寒復不飢聖代飽煖亦自得

題希賢堂 申之翁軒名

尹之任回也賢或囂然而樂堯舜或喟然而嘆高堅有為亦若是吾何獨不然

貢院次河相公 演韻

美酒三春與微風宿雨晴綠垂池柳細紅濕岸花傾列相功名大諸儒文學鳴門前種桃李更賀着蹊成

送朴僉使巡 陵 咸吉道

先生氣槩十分雄脚踏青雲步步忩厚禮每容徐孺榻幼年初謁梵王宮天低沃野龍江碧瞰出扶桑虎節紅孝理於今敦國政巡 陵此日出朝中

送安寬厚

趨庭向南郡衣錦出神州有志竟成事力耕知有秋陽關朝雨別渭北暮雲愁芸閣方虛席歸來且莫留

送金國光歸覲嶺南

握手相離後金樽誰與同陽關數聲曲忍聽自西東

送李觀察按嶺南

慶尙古新羅三韓為大國今古重監司我公專黜陟
此行同晝錦曾是尙州牧入言當時政豪猾膽肝落
威風行已久仁恩亦所篤嘗聞政之道寬猛如兩角
廢一則不可願公更努力

送春川趙使君

王恴雙影下春城萬古昭陽江水清世無杜召已千
載赤子今知父母情

送外弟韓判官繼善之任錦城 乙丑

煩劇全羅說錦城汝官於此今南行地大人稠慱施
病愛民如子在吾誠老奸宿猾此淵藪摘伏如神在

吾明爾好弓劒須勸學爾長紈綺宜課耕固知汝德
冨勤儉況是我家崇廉清去矣加餐更努力傾耳朝
夕聞佳聲汝作湖南六年吏我向幽燕萬里程秋風
馬上一杯酒弟去兄送難爲情解携還家欹枕卧夜
靜月白秋虫鳴

送崔直提學德之歸田

歸田非隱計出處政如斯漢主思疏廣唐朝重孔戣
江山應有喜猿鳥亦相知終始能全義如公我所師

瀟湘八景

練練籠闤闠霏霏曳巖谷最好雨餘天還宜月淡夕

右山市晴嵐

遠樹煙橫碧連山日下春鍾鳴何處寺雲外落從容

右煙寺暮鍾

湖波光潤潤岸草碧芊芊沿江三五店漁唱夕陽邊

右漁村落照

遠水平如練輕帆疾似禽何令盛代士遽起討蓴心

右遠浦歸帆

迢遞雲連塞微茫水接天不眠孤客耳寒雨滿江船

右瀟湘夜雨

明輝蔟蟾兔靜影浸龜魚此中憂樂意老范不欺余

右洞庭秋月

隨陽南又北遵禮弟於兄所以丹青手慇勤作爾形

右平沙落鴈

山白光堪摘江清失可猜已晩天如畫非春樹盡梅

右江天暮雪

匪懈堂四十八詠 幷引

古者為詩辭達而不過言志今之詠物切專而難於造精所以業之者多能焉則必伏惟匪懈堂思宥周孔學究天人習綺紈而德藝出於尋常與韋布而文章較其分寸今夫六八詠之作奚啻二百

拙之難藏棄其短而取其長庶包容之有号
短引敢竭早誠
古人稱富貴舉世號風流脫身桃李地物議花應着
右春後牧丹
春雨三杯後微酡倚睡鄉覺來開兩眼氷雪映斜陽
右屋角梨花
年年倚墻杏先發向人枝偏宜經宿雨正好得朝暉
右墻頭紅杏
子固不能詩不能亦何傷我愛柳仲郢衣不喜薰香
右熟睡海棠

歳歳絲綸閣抽毫對紫微今來花下飲到處似相隨

右爛熳紫薇

我愛歳寒姿半開是好時未開如有畏已開還欲萎

右半開山茶

高潔梅兄行嬋娟或過哉此花多我國宜是號蓬萊

右雪中冬栢

紫白種非貴丹者來天東　先王聖德遠海晏天無風

右日本躑躅

后皇南國孫於世為清門離鄉休道賤秉德有餘芬

右浥露黃橙

洞壑輕嵐冪峯巒積翠寒縱然詩思拙已擬賦南山

右假山煙嵐

白日北窓下逸興羲皇前門垂五柳樹覆地政含煙

右門前楊柳

直幹排雲上蒼蒼問幾秋攀援久不去莫是洙泗遊

右籠煙翠檜

無知空老大歲月奈駸駸寄語丹楓樹寧無宋玉心

右暎日丹楓

度竹風聲碧含風竹影清幽人無一事獨坐寫黃庭

右竹逕清風

草樹霜初重乾坤秋欲泝離離萬顆子喚起故園心

右矜秋紅柿

恠石入盆心綠苔封石上石有潤而滋不然苔不旺

右苔封恠石

幾年為地秘千載俟河清 先王重此物恩賜在東平

右海南琅玕

温温人似玉藹藹花如雪相看兩不言照以青天月

右梅窓素月

月明松影踈露冷庭隅淨一聲清夜唳令人發深省

右鶴唳庭松

風微書帶綠園暖麝香眠幸渠自馴擾非我是神仙

右麝眠園草

寧憂濕毛翰最好看浮沉沉時思水底浮處擬波心

右水上錦雞

功在傳書日能多克敵年爾本微物耳依人人自憐

右籠中華鴿

清瑩中無玷廉隅外可觀所以托高契長承帶笑看

右琉璃石

濕生應自古波齧幾經年衆人好雕琢君子貴天然

右琿琭盆

子愛黃金嫩花憐白玉香又有歲寒葉青青耐雪霜

右梔子花

彈入宣尼操紉爲大夫佩十蕙當一蘭所以復見愛

右傲雪蘭

今年長一寸明年長一寸維其不速成是以年至萬

右萬年松

春開着亦好夏開着亦好秋冬亦如此與爾終偕老

右四季花

昨夕一花衰今朝一花開相看一百日對爾好銜杯

右百日紅

我愛金錢花對之清心目如何孔方兄一見令人慾

右金錢花

最愛木芙蓉儼然君子容雪霜非所畏還似在泥中

右拒霜花

昔與二三子讀書天寶山爛熳照醉眼依俙當日看

右暎山紅

看花還食實色味喜雙全照眼令無俗流牙覺欲仙

右安石榴

嘗聞飡菊者壽可五百年所愛或異此不競衆芳先

右凌霜菊

手植梧桐樹春來綠葉齊何時成老大枝上鳳來棲

右梧桐葉

我似維揚俗看花異洛陽牧丹品雖貴應是未爲王

右飜階芍藥

墻頭耀初日杯底釀新粧因思騎竹馬偷折過東墻

右滿架薔薇

最愛荼蘼白東人命玉梅取他真意在何必雪中開

右輕盈玉梅

爲善最可樂樂哉何所憂言樹北堂外悠悠空度秋

右忘憂萱草

衛足非無智傾心似有忠見爾能不勵而余抱降衷

右向日葵花

漸覺吟哦慣無煩頃刻成滴滴窓外雨催詩不停聲

右窓外芭蕉

花因先後發色有淺深分元非三樣別世俗徒云云

右三色梔

嫣然傾國色膏沐爲誰容我亦剛腸者看來意已融

右玉簪花

有松立不倚有藤來附之藤蔓無冬綠松枝青四時

右藤蔓老松

吾聞黑水晶作酒消千憂誓無將一滴換取百涼州

右蜀葡萄

清清又淺淺白白兼紅紅爾來數百載復遇濂溪翁

右盆池菡萏

盥櫛坐清晨焚香讀周易讀罷倚南窓山腰一帶白

右木覔晴雲

日落仁王洞鍾聲報有期隱几自無事滿城人定時

右仁王暮鍾

題匪懈堂夢遊桃源圖記後

朝見桃源圖暮見桃源記始信今古有桃源神仙之

說非誕僞若道桃源不神仙世間豈無一片桃源地
固知晉人跡未到想亦夢之而已矣不然千搜與萬
索未必迷路不復至可憐千古人欲辨有無與是非
枉辱仙境爲人世漁舟覺後夢得到者無一二應是
上界真人愛清淨十分秘不洩所以至今千萬禩僅
許一入高人瞻自非神遊八表神仙之境終難致向
之陪從者數子未知何修而至是可憐人間瞻方濃
甘向紅塵萬丈墜頼有桃源圖令人醒昏醉頼有桃
源記令人生道氣朝見圖暮讀記習習清風生兩翅
青冥鶴背倘借遊舐鼎攀天亦可冀

東宮賜橋題匪懈堂詩軸

公子中心愛敬客爲於湖上別開筵月如淸晝人如玉下有澄江上有天賤士當年親遇 聖行宮此日試登仙山水奇觀已爲樂況承宮橋醉樽前

皇華酬唱 庚午○見倪爲皇華集

附 景泰初侍講倪謙給事中司馬恂到國謙能詩館伴鄭麟趾不能敵 世宗命申叔舟及先生與之遊仍質漢韻侍講愛二士約爲兄弟酬唱不輟竣事還也投淚而別 慵齋叢話 ○張給事寧學於倪文信後十年庚辰以天使出來聞先生不

在嘆評曰吾師倪侍講言東國多才士何寥寥眼中耶由此不喜酬唱其豫讓論有意而作云

芝峯類說

次韻呈倪天使 謙

夫子騁文詞輕車駕劇驂撑腸千萬卷四座應無談玄哉天地窟何深而不探所目不負耳名固擅斗南海山千里邦日夕多瘴嵐跋涉豈不勞靡盬心所甘數日杖屨下益者非止三政如撓不濁汪汪萬頃潭不有假星槎下風安容參幸爾一文軌聲教漸以覃

次韻呈副使司馬給事 恂

聯璧辭雙闕扶桑繫兩驂詩書手裏卷堯舜口中談
武向天衢布身經月窟探群空過冀北專對誦周南
海晏息驚浪山高多翠嵐吟哦囊盡拾咀嚼蔗非甘
風俗箕疇九洛詢仙島三公歸瞻穆穆衆擬入潭潭
捧腹銜羞恥知心許謁參流光看涑水德澤至今覃

次韻呈副使

承綸至下國深荷惜人情萬文文生燄三冬學到精
邊人敢生事走卒共知名每奉兼金贈慚無報以瓊

其二

涑水先賢後飄然不世情潤毛聊薦信魯縞愧非精

鳳口初傳詔龍頭久識名擊蒙方自幸佳什況琚瓊

次韻呈副使

有玷愧鉛刀腰間儻繫條橫經厠函文繼晷欲焚膏
筆掃千縑雪詞懸三峽濤詩名百代上老杜與爲曹

其二

妬春風利刀凌雪柳黃條旅館寒將暖新詩粱與膏
窺天持小管測海惕驚濤久矣慕鄒魯莫言非我曹

敬次倪天使留別之韻送別

相知卽日喜心知別後相思問幾時鶴嶺雲寒仍臘
雪鴨江波綠已春姿錦囊只乏奚奴拾斗酒元非樊

噲辭千里送公今日意一杯南浦恐分離

附留別成謹甫　　皇朝正使倪謙

海上相逢即故知燕閒談笑每移時同心好結金蘭契共飲偏憐玉樹姿敢謂楊雄多識字雅知子羽善修辭不堪判袂臨江渚勒馬東風怨別離

前後朝天乙丑先生赴燕丁卯庚午先生考摠管公連以副使朝天先生皆隨行似爲質漢韻有朝命也

題水墨白鷺圖

雪作衣裳玉作趾窺魚蘆渚幾多時偶然飛過山陰縣誤落羲之洗硯池

先生嘗赴燕京有人請題白鷺圖先生走筆先成二句曰云云於是出畫示之乃水墨圖也遂足之曰偶然飛過山陰縣誤落羲之洗硯池華人驚服 稗官雜記

灤河祠

當年叩馬敢言非大義堂堂日月輝草木亦霑周雨露愧君猶食首陽薇

題倪內翰司馬右史兩天使贈匪懈堂詩帖

昔聞豊城劒夜夜寶氣倚天長今見匪懈書筆力天下無與當終知至寶自難韞天地爲之生輝光楷者

何所似王筋點驌銀鈎煌放者何所似風雷颯沓蛟
螭偃　天王初載敷德音　大明詔使來東方詔使
倪馬亦具眼一字二字知非常余時承　命問奇字
目擊二老驚蒼黃使歸稽首獻　至尊詔催八石星
火忙朝傳一紙暮萬目須臾聲價動八荒是年隨父
杖使節徃來上國經遼陽遼陽之人爭問我安平書
法孰與古子昂向聞倪馬說神妙生平見未嘗況是
金臺帝王州一代文獻此爲鄉又當元年策多士俊
髦于于來四方我有舊相識出入文翰場從我時者
三兩幅傍環歎嗟如堵墻聞者欲見見者求尺素寸

楮皆收藏一字豈啻千金直從今天下重文房羅僧
舊聞名誰數疏筍之枯腸魏晉諸公骨已朽妙蹟一
出方後人不復歎無鍾與王

三笑圖

神交那復有形骸偶過溪橋一笑開千古風流如昨
日宛然相對首長回

次武溪酬唱詩韻五首

曲曲清溪面面山武夷爭似武溪間早從獨立聞詩
禮今始閑居樂孔顏園種千梔非是隱門垂五柳自
常關從來顯晦固有數此地難教天地慳

其二

春深白日掩柴扉斗覺人稀事亦稀風冉冉還絲冉冉蘭猗猗又竹猗猗却嫌谷水浮花出時看山雞並毋飛世俗寧知真意味謂余閑事學烹芝

其三

山圍四壁碧蔥籠政似仙翁釋子宫統砌飛流常噴雪倚窓脩竹自生風誰知洞府藏清冷正是塵寰醉軟紅外客不來山雨定碧苔門巷長鬆鬆

其四

世慮消殘道味深天教秋氣又清心樽開冷醼中秋

白杯滿香吹九百金楓染霜枝明野錦松鳴風葉送
山琴洞門曾是無關鎖布襪青鞋又一尋

其五

利名朝市足喧喧漸喜幽居少並隣松閣晴飛千丈
雪梅窓暖放一枝春研朱點易頻嘘硯傍架齊書細
拂塵富貴榮華非好事人生好事是安神

題四兩亭所藏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脚墜紅塵爲却山中有白雲忽見畫圖疑是
夢冷花凉葉思紛紛

題畫

古木歲寒凋踈篁霜後綠幽人一室內對此清心曲

字可成 尚家藏尹僉知壽翁三山畫竹

可成愛綠竹愛之令成癖三十年持王節縱目光山綠

歸來忘未得枝幹借西閣一區閒一隅灑此君[illegible]顏色

眄夕對左右主人已忘內命人[illegible]許以詩而余題[illegible]

其二

早誦淇澳詩長詠綠猗猗日昨遊出南正值氷雪時

琅玕拂醉面慰我長相思令者閣門筆半壁寒風吹

所發非聲色不須鞍馬疲如切復如磋多君亦愛之

題一庵

上人學佛者揭一名其庵吾徒學孔子還慚德二三

送文溪西堂還日本

吾聞扶桑俗敦文雖有僧禪窓足餘閑往往詩以鳴
邇来一見之所見如所聽叙懷詩一篇清新人見稱
觀光前後再世道屬文明有禮主無擇用世須通經
專對端合使誰謂墨其名贈言非敢仁聊以抒中情

送别一百

清詩入孝忌搢紳爭和之余亦愛子者濡毫題悪詩

其二

往歲守南郡今年歸北邊臨岐又分手會合知何年

絶筆 秋江集以此詩為先生考揔管公作而尹童土昕編魯陵志及他野乘皆以為先生詩今從之

食君之食衣君衣素志平生莫有違一死固知忠義在 顯陵松栢夢依依 莫有違一作莫願違

成謹甫先生集卷之一

成謹甫先生集卷之二

序跋引

直解童子習序

我東邦在海外言語與中國異因譯乃通自我　祖宗事大至誠置承文院掌吏文司譯院掌譯語專其業而久其任其爲慮也盖無不周第以學漢音者得於轉傳之餘承授既久訛謬滋多縱亂四聲之疾舒衡失七音之清濁又無中原學士從旁正之故號爲宿儒老譯終身由之而卒於孤陋我　世宗　文宗慨念於此既作訓民正音天下之聲始無不可盡矣

於是譯洪武正韻以正華音又以直解童子習訓世
評話乃學華語之門户命今右副承旨臣申叔舟兼
承文院校理臣曹變安行禮曹佐郎臣金曾行司正
臣孫壽山以正音譯漢訓細書逐字之下又用方言
以解其義仍命和義君臣瓔桂陽君臣璔監其事同
知中樞府事臣金何慶昌府尹臣李邊證其疑而二
書之音義昭晰若指諸掌所痛恨者書僅成編弓劒
繼遺恭惟 主上嗣位之初遹追先志亟令刊行又
以臣三問亦嘗叅校命為之序臣竊惟四方之言雖
有南北之殊聲音之生於牙舌脣齒則無南北也明

乎此則於聲韻乎何有東方有國經幾千百載之久人日用而不知七音之在我七音且不知況其清濁輕重乎無惑乎漢語之難學也此書一譯而七音四聲隨口自分經緯交正毫釐不差又何患從旁正之之無其人乎學者苟能先學正音若干字次及於斯則浹旬之間漢語可通韻學可明而事大之能事畢矣有以見 二聖制作之妙高出百代此書之譯無非畏天保國之至計而我 聖上善繼善述之美亦可謂至矣

集賢校理李先生 錫名序

集賢殿副校理李先生 上特賜名賢數日客有踵門而問於余者曰先生之爲人何如余應之曰英豪其學何如曰詩書才何如曰文又武行何如曰孝又悌 上之以賢名之何也曰賢之也可得聞歟曰先生挺然英豪之資輔以詩書之學文武備于身孝悌聞于國人則皆稱其賢而先生不以是爲足日孜孜焉以求其益不知老之將至異日出入將相爲國元老者必先生也以是知 上之以賢名之者賢之也旣以語客他日爲先生誦之先生愀然曰惡是何言子所言吾之所深耻也 上之以賢名臣非賢臣也

進臣於賢也子幸敷 聖意勉以進之之術使不負
聖上命名之意使無愧吾子語客之言則後日爲賢
庶或可冀余曰向之所言皆先生所已有而今反不
居尤以知先生大有爲也敢不樂爲先生道夫君子
一身有道學斯文之托有天地生民之寄其任甚大
而其責甚重故學不如顏子君子恥之志不如伊尹
君子恥之晝思夜惟何如而三月不違仁何如而匹
夫皆被澤何如而簞瓢在陋巷使貧賤不能移何如
而寵利居成功使富貴不能淫我之學我之志何者
如顏子伊尹而求所以就之何者不如顏子伊尹而

求所以去之學必如顏子而後止志必如伊尹而後已則其任與責可謂大且重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生從事斯言老而不已則豈止博文約禮堯君舜民而已者哉賢而之聖聖而之天若健者之升梯舉足逾數而身逾高矣若不能自強則是畫而已矣知臣莫如君 上之錫嘉名意必有在先生可不循名責實益思所以自大而自重乎先生再拜而言曰 聖謨洋洋敢不終身服膺而勿失遂書以爲序

送崔注簿歸養詩序

吾友崔侯智甫謹慤人也與余相知自癸丑之春于時崔侯之尊府在京邸崔侯晨昏定省惟謹奉甘旨常若不充也余時往來而目擊焉以爲崔侯不可及已自此交益篤今尊府歸老于陽智之別墅余謂崔侯曰何不奉迎于家而致養焉崔侯愀然曰吾親之在彼也其心安焉吾不敢違也郎告于朝而去其位率妻子南歸前藝文直提學崔先生首爲四韻詩以歌其行余再拜稽首而敬序曰惟我國家　列聖相承以孝致治凡大夫士之親在遠方者年旣老則聽其歸養焉使爲人親者得其養而爲人子者盡其心

上之所以老老而興孝者恩至渥也顧其爲子者欽承德意以起吾心之誠敬而能歸養與否何如耳吾見士大夫峩其冠而正其笏緩步徐趨觀其色若無憂而自得也一朝聞不諱之變擗踊痛恨始以不歸養爲悔者前後相接也嗚呼方其親之在堂也可以歸養矣而孰禁之而不爲孰留之而不去也今雖後悔何益焉人孰不知夫歸養之爲美與不歸養之爲不美也然而不禁而不爲不留而不去者必其中之所慕者在此耳使爲人子而無慕乎此則可謂孝矣可謂賢矣不然人孰以崔侯之去而爲不可及哉不

然崔侯之去安能使余心而能起敬如是哉

八家詩選序

余一日得匯解堂所撰唐宋八家詩選焚香整襟圭復者三敬再拜稽首而言曰詩之體有古今之變而學者所共崇萬世不可易者其體有四焉雅頌騷些古詩律詩是也所謂雅頌者出於聖人之手所以垂世立教者也騷些則朱子之楚辭古詩則劉履之選詩世之學者亦知宗而尊之矣至於律詩選者雖非一家然其所取不過抽青配白柔筋脆骨之是尚大雅君子不屑焉伏覩是選於八家外餘子之作皆寘

而不錄其所刪拔至精且嚴度越常情遠哉然而古今之遠作者之多而今所選止八家詩而取於八家者又止乎若干首或疑其取之不博也夫良玉之産非獨崑崙也而天下之言玉者推崑崙爲首以崑崙玉多於天下也夫崑山之傍抵鵲皆玉則玉誠多矣然而所採而取者必其温潤而澤縝密而栗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則其有妙於所擇者矣君子之取詩亦猶是也其所作茍非發於性情而關於風教其善惡不足以勸懲人則皆在所不取嗚呼詩至於周爲極盛而聖人所錄所以垂世立教者纔三百十一而足

屈宋蘇李之後詩賦之作倍於周矣朱子劉氏之所校錄亦各不多詩豈多乎哉盖不多也嗟夫鑿萬世之墻壁使學者欿乎開明吾夫子一刪之功也楚辭選詩之作皆能與衛雅頌而大有功於聖教今是選也掇名賢之佳作輔詩學之闕遺使今之人後之人知詩騷之餘韻有所感發而懲創其亦聖賢之志歟三問親覩盛美不得不爲之說於是乎書

送尹上舍歸覲詩序

遲城徐子元請於余曰上舍尹生子瀠與吾生同庚子進士同戊午遊學芹宮同五六載而志又與同者

也今夫歸覲丹城也求吾儕詩已詩之矣詩有序古
也幸吾子之一言余曰余尚忍序哉生之兄名子濂
者吾同庚同年同遊學而志又同猶子元之於生也
嗚呼九原不可作矣今其歸也吾目中何未見金昆
玉季相先後而使吾獨序送生詩乎嶺路遥長鶺鴒
孤飛時見吾序生亦悲不能自勝也生於余鴈行也
余終無言哉惟生母氏生子二人而獨生在焉母之
望於生其心何如也生其思所以揚立而慰恍之又
可以時時撫諸孤而俟其成長此生所當爲而吾之
所當告者也古人云養志爲孝何有牛羊生旣歸覲

其來而學也不可緩也

奉送給事中司馬先生使還詩序

詩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子朱子釋之曰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上之意故其所思懷常若有不及傑誦此言久矣今 詔使刑科給事中涑水司馬先生之爲使始信焉洪惟 新天子即位三韓父老顒望德音者有日公與翰林侍講倪先生受命來布詔條乃知 天子神聖仁明朝廷清肅宇內寧順武功競而文教敷蔚然有太平之望而弊邦與有賴焉莫不讙呼感泣如

在輦轂下親聞　天子之玉音則先生既於上德能
宣之矣其在下情有不能達者乎吾想夫致命丹陛
歌四牡而拜章謹款奏若曰惟朝鮮雖邈在外服其
俗敦禮讓而事詩書世作東藩守侯度益虔朝廷禮
待異於他國臣奉詔旨到其國宣諭王乃即日宥境
內導宣德意猶恐有一物不被　皇上之澤非缺
至誠不克爾也顧海內遠國恃中國寵數以
號令臣庶奔走缺　益隆寵眷以勵忠賢也則
聖心必欣然嘉納之矣今先生所靡及者將不在玆
耶先生溫國先師之後學有淵源才兼經濟行方而

智圓言温而氣和非仁義不出諸其口藹然有先世風冝其遇知明時致身華近入補衮闕而出將王命也甞聞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一覩先生之儀形而 聖天子知人擇使之明不鄙夷遠人之大度亦足槩見也今兹事竣使節西回欲留不可則我士大夫惜先生還者咸詩以爲贈謂僕從容杖屨陪數日之懽命之序僕旣不敢以不文辭則姑書此以爲送先生使還詩序 景泰元年閏正月日朝鮮奉列大夫副知承文院事知製 教藝文應教昌寧成三問謹序

奉送侍講倪先生使還詩跋

內翰倪先生之使還也國人咸謂 聖天子仁覆內外明照萬里嘉我國世篤忠貞乃於臨御之初綏先生於經幄遠播恩綸使海隅蒼生咸被同仁之澤卽天地生成之心也而先生之雄材偉量大爲遠人之嘆服其可無一言以寓我東方感 皇恩慕先生眷眷不能自已之意耶但今賢俊滿朝洋洋雅頌嘔哇啁哳恐非先生之所欲聞也余曰不然春風之作衆鳥俱鳴鳳凰于岡鶬鶊于林雝雝啾啾亦各鳴其鳴而已庸何傷况於採風謠貢 天子亦在所不遺也

衆曰諾咸詩以爲贈余亦以陪從之好不可無一言以爲別遂書此以付卷之後昌寧成三問跋

梅隱亭詩引

權氏梅隱之先君檜亭甚愛梅梅隱亦世其愛庭常手植冬則盆而寘之淨几之上盡日對乎前而於外物淡如也梅之於權氏之門可謂見遇矣梅隱一日閱家中舊書得先君所藏春亭手題詠梅詩一首愴然興感旣而喜曰吾先人之雅懷傳于後不泯者幸賴此詩之存而其傳不可不圖乎久也於是求和翰苑諸公而命余引之余惟梅之爲物有淸操焉可愛

也有馨德焉可敬也夫爲子之道苟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皆在所愛敬而不衰況於清操馨德之物乎然而能愛敬父母之所愛敬久而不衰者鮮矣惟吾梅隱愛敬其親故愛敬其物愛敬其物故又能愛敬其詩而欲傳於後也如此可謂無改其道而能盡夫愛敬之實者也梅隱舊無軒名余以梅隱呼之盖志其所愛敬且以隱德不耀類梅之爲物云

說

李君芮改字可成說

傳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不熟

豈五穀罪哉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者固五穀之天顧其使五穀遂其天在於上焉而時氣和下焉而人力專耳然則五穀不能自生而自熟也時氣未之和人力未之專而責五穀之不熟曰是烏能爲種之美也是烏能食天下也則何以異於人之不養其性自暴且棄曰人性惡女烏能堯舜乎余讀詩知其說矣自于耜擧趾至於築場圃納禾稼人力如彼其專也自有渰興雨至於去螟螣及蟊賊時氣如彼其和也然後之五穀也能方苞發秀堅好頴栗而其天者遂焉以至千斯倉萬斯箱爲農夫之慶焉以至

此有秉彼有穗爲寡婦之利焉其爲種之美而食天下者爲如何也向之責者或未之思歟余持此論久矣吾友李君芮舊字秀卿余一日戲之曰君何取於秀也秀而不實者有矣李君曰有是哉亟命余改之又徵說焉余採百穀用成之義字曰可成仍書前所稱以贈而又誦詩告之曰有飶其馨邦家之光有椒其香胡考之寧黍稷熟而其馨香猶能光邦家寧胡考況乎馨香於黍稷者哉君欲馨香之亦在乎熟之而已或謂余曰字李君可成豈取義賡芮質厥成歟曰不芮草生貌也五穀於草爲種之美而食天下也

故用以字

頌

蓮頌

蓮方蓮方旣通且直不有君子曷以比德在泥不汚在水不着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蓮方蓮方請名之曰净友

松竹雪月頌

松與竹貞又勁貞又勁君子所敬月與雪明又潔明又潔君子所悅

徠無松淇無竹君子移之在咫尺夏不雪晝不月君

子有之無時節

銘

八駿圖銘 并引

冱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渟潭治亂相承古今同然昔麗祚之不競而天命之已去上陵下替縱豺狼以當塗文恬武嬉致戎馬之生郊蠢蠢黎烝嗷嗷塗炭失秦之鹿操搏之業將窮微禹其魚孰安之責疇歸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應千齡之期挺上聖之資實天生德與神爲謀赫一怒驅孽僧而社稷不墟出萬全殲紅賊而廟貌如故走納氏征兀剌秦

山囿昜壓外戰智異捷雲峯疾風詎難掃葉兎洞解鞍害氣霽於海嶠鴨江回轡大義昭於日星出入數十戰漢高之足幾捫跋涉二萬里蜀先之髀久銷南征北怨大畏小懷在攸徂而相慶諒厥勲之克成五百年聖人作七德旣代於五百三千牝神物出一心允恊於三千騁蹤跡以合度宛柔心而順人戀切還營智老迷路今日戹努力可憑吾鞭指涇渉斯倚死生之托非輕文武之功益彰彭彭可並於周源駉駉豈後於魯牡太一精鍾知天寶之不愛九五時乘符坤貞而無疆戢弓矢於韃橐變呻吟爲謳歌務航南

蠻冠帶北俗開萬世之垂衣天休式至于今奠三韓
而高挽帝力何有於我是雖神武駟伐之威亦獲攉
奇駿奔之効物豈無知時盖有待恭惟　主上殿下
憲天聰明紹祖丕顯遺大投艱思啓後以圖鈇踐位
行禮念繼序而不忘仰惟留室之勞每切羹墻之慕
謂帝王之興運功難獨成有人物之協力事然後就
故帶礪之盟既深而盖帷之恩亦隆故群公曾有雲
臺之畫而八駿尚無昭陵之列乃降綸音乃擧繪事
虎頭磅礴而解衣龍領離遝而離海濤走赤瀋宛爾
汗勞之態矢在白肉凛乎戰酣之餘隨手而死骨可

作寓目則朽索是戒庶子孫爲燕閒之觀知富貴由馬上之得處重茵之上則想櫛風沐雨之時羅八珎於前則思豆粥麥飯之日比盤盂之有箴勿山水以易圖則知大東八駿之一幅當與豳風七月而並駕猗歟休哉飛鳥時衡突鼠敗御周觴王母轍跡遍於寰中漢圍貳師飛輓達於域外恃多馬而晉非不殆富千駟而齊亦無稱或喪志而累德或勞民而病國是皆荒帝王之則徒足爲後來之笑嗚呼忠於唐俊於隋人且猶然用則虎不則鼠物何足恠使後王觀此圖者憲 皇祖而念厥紹監數君而爲之戒一日

二曰念茲在茲則實我朝鮮萬世之福也臣聞揚顯先祖孝之至昭示後世教之大善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伏覩　殿下敬因尊　祖恩推及物美所稱又美所爲寓今日念慕之懷無疆休亦無疆恤視後嗣持守之規孝與敬而並隆明且仁以俱全歌頌之作惟其時矣賛揚之辭烏可已乎顧臣技短黔驢學訛魯魚燕臺求賢愧非千里之才漢門待詔謬增一顧之價駑鈍雖無資於致遠吠鳴竊有心於効能況鋪張於　聖烈是職分之當爲敢罔愚抱奉述恩孝歌驥德之萬一播鴻休於來今謹拜手稽首而獻

銘曰

橫雲鶻閑且佶萬里血千金骨驟度略約若滅沒超攄四足無一蹶我　祖辛勤沐以櫛乘危幾時同倉卒基我丕丕有今日橫雲鶻功第一

游麟青體峯生地之類銅之英振振之仁瑞　聖明齒歷延長藝老成四蹄艱頑邦以寧二十一祀耀厥靈死有石槽留雄名游麟青德焉稱

追風烏來自胡域中實天下無乘聲逐日騰半虛一見持荷乾心紆入險濟難與人俱贊揚神武清坤隅昭陵白帝功爲徒追風烏生應圖

敱黿緒龍耶馬藝之武匹也寡顧影長鳴脰一驤冀北萬匹材盡下馳驟合矩無偏頗一鞭攸指定稷社大東億載長帖妥敱黿緒呀駉者

龍騰紫天馬子散黿精挿箭耳稟靈月窟河聚氣既我真龍化若鬼久矣臨陣托生死容與一世泥淖地功符的盧躍檀水龍騰紫光萬祀

凝霜白匪稱力大有顒剛且淑鳴水湯湯岸千尺白羽騂騂彤弓赫照夜光景輝相燭央央義旆隨跣足一回三韓骨而肉凝霜白而無斁

獅子黃行無疆丞相明將軍強天一翕聚呈厥祥龍

媒闖然海之央頭流巖巖賊氣張一超奮武隨劒光
坐見馘級如崇崗獅子黃思所滅
維玄豹闞以虓久無敵誰與校房星攜精潛邸耀胚
胎逸蹄殊踸踔解鞍兎洞輸奇効島夷百艘無回棹
畫上丹青凜惟肖維玄豹之蹻蹻

神道碑銘

左叅贊文肅安公神道碑銘 幷序

竹溪安氏其賢且顯者諱軸仕高麗爲都僉議贊成
事謚曰文貞入至今稱謹齋生諱宗源卒於判門下
府事謚文簡文簡生諱景恭佐我 太祖開國賜鐵

券封興寧府院君諡良度良度生諱純官至判中樞
院事諡靖肅自謹齋世業儒相繼爲名臣門户烜赫
而人無間言靖肅娶清源君諡文簡鄭公公權之女
生四子公於次居二諱崇善字仲止雍齋其號生於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九月甲申永樂九年辛卯公中
司馬試乙未蔭補啓聖殿直累遷至司憲監察時嶺
南守令多不法殘民者以公爲行臺一問得其情歲
戊戌也越二年庚子許文敬公稠掌試寘公第一特
拜司憲持平明年遷禮曹正郎又遷吏曹知製教自
此皆帶館閣時郎吏或一二月而遷久者不過半歲

以公爲賢則留天官者三年甲辰乃出佐京畿監司
幕洪熙元年乙巳召爲漢城少尹公治煩剸劇左酬
右荅剖决如流一府歎服宣德元年丙午轉司憲掌
令以言事左遷成均司藝尋擢爲執義又罷己酉國
家請免金銀重其事遣宗室恭寧君裀赴京以恭寧
年少選一時名儒爲書狀公以大護軍行果得請旣
還賜土田庚戌擢同副代言辛亥春　世宗講武于
江原道會天暴寒士卒有凍傷者政院不卽聞　上
震怒知申事坐免左代言以下人各自謂得代批出
乃公也公性又剛直遇事敢爲見遇日隆同僚積不

平壬子科公爲對讀官取金吉通等三十三人癸丑國家將征婆豬江廷議紛紜 上以問公公對曰自古武士論征伐儒臣守和親以臣所料滿住惡逆貫盈問罪之師不容緩也凡軍情機務一以咨公公皆從容運決師果有功 上益重之公以喉舌任重毋夫人且有疾前後累乞解職皆不允公自初侍病衣不解睫不交者累旬及卒哀毀成疾 上遣使弔且祭送侍醫御劑不絕公得不傷生正統二年丁巳外除未禫徑拜大司憲公據禮固辭 上是之仍著士大夫經禫除拜之令而公則不許其請公乃黽勉就

職居數月疾復作移工曹叅判病愈拜禮曹階加嘉
靖文敬以春官職掌三禮請擇精明者久其任 上
問誰可者文敬對以公有是除會京畿監司鈌授公
鈇鉞畿甸環京師求請輻湊公皆不聽冬丁内艱癸
亥拜刑曹判書囹圄幾虛甲子奉幣金臺遷知中樞
院事集賢殿大提學乙丑以兵曹判書知春秋館事
修高麗史丁卯西北饑 上軫慮命輔臣薦監司者
甚悉前日忌公者以公名聞且曰非此人不可公自
連喪眩暈轉劇方欲辭職聞是命力疾上道至則躬
行閭里竭心賑救民賴脫於溝壑則復以疾辭者再

戊辰春召以藝文大提學就醫京師初公在兵曹有
公錯忌公者摘之搆公獄配固城公生長閥閱一朝
貶竄荒瘴海之濱無一怨悱色唯以詩書自娛未幾
上審其無他遂賜環景泰元年庚午勅使尹鳳至國
文宗起公館之卽除中樞院事尋拜議政府右叅賛
辛未轉左冬兼判兵曹公再三力辭壬申春又以病
乞退皆不得允公自有疾盥櫛不廢必具冠帶至四
月戊寅病革就正寢集子弟而語之曰死生常理今
吾位廊廟年且耳順何恨我死不作佛事言訖而卒
享年六十又一遠近聞者莫不悲之曰國家亾一賢

相矣訃聞 上震悼輟朝二日賜賻祭易名文肅公
姿英達自少好學雖連篇累牘一覽輒記善於賦詠
人推流麗事父母甚孝與朋友交而信居家不言利
財賄不入門哀憫無告好士禮賢嫉惡而褒善出於
天性居家處事凜若秋霜而與人談笑和氣溫溫如
也僕近從太史後修 世宗實錄見公之爲知癸六
年之間言聽計從其獻替之益眷遇之篤君臣相得
可謂千一之逢未嘗不爲公三嘆也公之座主文敬
將終以犀帶付之公本我獨谷叟舊物世號爲斯文
衣鉢者也人以公之不得帶此爲恨余曰不然人之

期望有不在彼而天者又不可必乎則帶不帶不足言也帶今歸右賛成李公思哲云公配貞夫人冶爐宋氏判典農寺事諱千祐之女也生二男二女男長曰訓奉訓郎宗廟署令次曰誼承義校尉中軍副司直兼司憲監察女長適宣節將軍義興司護軍金澝次適奉列大夫知安山郡事曹錫文甲寅科第二人署令娶敦寧府判官李厚之女生三男三女男長曰友淵次曰友商次曰友晳餘皆幼監察娶前錄事尹孝童之女生四男一女男長曰友參次曰友伋次曰友騫次曰友益餘幼護軍生四男二女男長曰福寧

娶司直李命通之女次曰壽寧癸酉壯元直拜集賢
殿副修撰年僅十八養且學於公者也次曰德寧次
曰命寧女長適幼學柳漢卿餘幼公旣卒之三月丁
酉厝于京畿臨江仕内松林古縣之北朱巖洞原署
令昆季將以甲戌仲春立石徵文於余嗚呼歲丁卯
家君赴京道平壤公舘殽有加宴席命三問行酒執
家君手命之曰吾兩家世相往來吾於若翁交分又
素若知之乎若肯與吾兒遊若兩父者乎三問曰固
所願也況公之命退而喜未嘗忘也曾歲月之幾何
而作銘之請在吾耳乎謹爲之銘曰

猗歟根有百里盤菁葱蔽日干青天竹溪望族姓曰安謹齋東人仰斗山文子文孫世有賢箕裘趾美忠孝全烈烈雍齋直挺然隼翼秋橫太華巔君臣際會罕千年一遇要觀南海埂竭來黃閣望如仙向之吠者多厚顏與德又壽天所慳爲國悲淚令人潸潰前有石字可鐫作文留與後世看

左叅賛恭簡尹公神道碑銘 幷序

公諱烱字仲晦諡曰恭簡世爲坡平縣人少好學中永樂辛卯司馬試蔭補社稷壇直轉軍資直長旣而嘆曰士生斯世不仕則已仕則席門地走縣簿以規

利達恥也且仕且學累中庚子第旋爲承文院博士
政承政院注書再轉而爲監察歷吏兵二曹佐郞陞
右獻納兼 世子右正字徙吏曹正郞累遷至掌令
擢議政府舍人皆兼知製教時 世宗始聽輪對公
進言科田蔭職所以贍仕者而錄勳裔在所均一而
戶曹給田多寡任情銓曹所除亦率循私匪親則勢
願自今給田承蔭列書應受者姓名皆經取旨庶無
不平之嘆 世宗納之著爲式進公秩擢知司諫院
事旋拜同副承旨一日入侍 世宗曰卿尹侍中幾
世孫公對曰瓘之十六世孫也 世宗曰卿之家世

非他族比且顯由科第誰敢議其縣對曰臣無可用
謏蒙簡拔秪累　聖主知人之明爾　世宗曰人孰
自賢耶卿之言是也公自注書十年而爲承旨近世
未之有也公於啓事雜引經史　世宗問之曰卿於
書幾讀而強記乃爾對曰僅讀三十遍　世宗曰予
讀書皆百遍而只有楚辭歐蘇三十讀而已以左承
旨遇疾久未起　世宗於經筵亟問近臣曰烱之疾
何如烱真可人久之授公僉樞欲使之養疾也越三
年正統丁巳疾瘉進階嘉善觀察忠清道明年以藝
文提學召還改亞春官又爲京畿監司入尹慶昌府

階加嘉靖甲子又加資憲判漢城府事移判刑曹丁卯夏旱公謂雨澤愆期多由刑罰失中上書辭職不允冬長憲府時創佛堂于宮城北公率臺省伏閤言佛胡鬼可擯不可近豈宜崇奉爲子孫臣民倡臣恐弊至滋蔓不可救不報辭職又不聽明年移工曹又遷戶曹　世宗之喪佛事稍廣公以糜費不貲面陳其不可且言當以　祖宗節用愛人爲法　文宗深然之公早孤事大夫人甚孝公之居距其室六七許里非疾病事故定省雖雨雪不廢得一味未嘗先入口大夫人素多病公躬勤藥餌宿疾以瘳公平生目

不睨粉黛配郭夫人卒子姪勸存奉牀第者一人終
不許今 上卽作拜議政府左叅賛大修文殿加階
正憲自貳春官未嘗去館閣職忽嬰風疾日革恐大
夫人知之戒子壻勿以聞少間則具冠衣輿疾往見
以示不病然以不得終養疾轉劇懇請辭謝拔藝文
大提學仍祿焉未拜 恩以是年六月戊戌卒于正
寢春秋六十二遺命喪事一用家禮不雜巫覡朝夕
奠饌品不過於三殷奠亦止餅果斂襲不以綾緞華
靡之物用牛車載喪足矣毋煩人力宅兆但擇土木
豐厚世之風水禍福之說吾所大惡凡吾所言必於

遵守不爾雖有祭神則不享諸子惴惴然一遵遺令

云訃聞 上輟朝二日賜賻若祭太常易名越三月

丙申葬于京畿楊州之東巳洞之原郭氏塋之左曾

王父諱陟輸誠翼戴輔理功臣重大匡鈴平君王父

諱承禮奉翊大夫版圖判書父諱珪嘉善大夫慶承

府尹寶文閣提學兼判繕工監事母李氏籍陜川中

正大夫順興府使諱元楠之女配郭氏籍清州奉列

大夫奉常少卿諱恂之女封貞夫人先公五年而卒

性嚴有法度閨閫之內肅如也臨卒勉公均愛諸子

遺誡佛公所惡余亦不好喪勿用浮屠之法君子於

是知公之化能行於家也生七男四女長贇守刑曹正郎次提行禧宫直次任將仕郎次進中部錄事次瑾次終生先公歿次遇女長適監察羅裕善次適持平柳子晃次適鄭得之贇生三男長搟進義副尉次坻 缺 提一男任一男二女進一女瑾一男一女遇一男裕善三男三女搟一女公性儉素衣無華物食不重味訓率諸下雖子壻衆盛而無一有驕傲習公不喜年少服美策肥路遇弟姪有乘馬者故與之言且言且行度其已困乃命後焉待門生後進如子弟自以古人處而士亦謂公古人見人之非因戲直言有

古諳諫風兄煥弟熺皆早世公親莅喪事撫諸孤若
已出妹又早寡護愛尤至親戚知舊凡有吉凶出入
必慶吊以時送迎未嘗闕盖天性然也自初仕官至
爲卿相未嘗有過失聞於人則公之執守之確宜其
不可及也謹爲之銘曰
坡平之山上摩于天大江沄沄襟帶其前迺降迺鍾
世有哲賢桓桓侍中允也孚先有後繼繼于今綿綿
顯允恭簡亦世其傳世傳維何忠孝孔全自學而仕
餘四十年人鮮有終而我罔愆恍親以道理家以正
維其有之舉以從政爲臣我順爲子我孝匪順匪孝

曷揚爾紹彼木有源此山蒼蒼尹氏之慶與久而長

箋

集賢殿進八駿圖箋 世宗二十九年丁卯重試居魁

天佑作之君　聖人應千齡之運地用莫如馬神物効一時之能敢作新圖膚徹　睿鑑竊惟王者之興作亦賴畜産以成功漢王的盧能脫檀溪之厄金祖赭白經慶黑水之深固大業必有所歸而微物亦奮其力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勇乃天錫德惟日新當麗運之將終而外侮之交構懷敵王之所愾慨視民而如傷義旗一回百姓得免於糜爛神戈四指三韓

克底於晏清雖遠近無敵於至仁而筋骨先勞於大
任故躬冒於矢石致身被於瘡瘢於是非惟名世之
才能攀鱗而效節至於畜産之賤知委質而服勞或
追逐於獵圍或出入於戰陣周旋盡力步驟隨人其
大有顯旣可觀其閑信所向無躝真堪托於死生終
能騁其長才與贊成於鴻業豈英傑獨上於煙閣信
權奇得列於昭陵恭惟 主上殿下道洽生成功參
造化善繼志善述事謹守成而無爲丕承烈丕顯謨
思翊業之不易愛不遺於犬馬信亦及於豚魚特降
綸音俾任圖賛臣等俱以雕篆之技濫叨文翰之官

況玆稱揚乃是職分謹稽史籍之載兼採父老之言令畫手以圖形纂蕪詞而紀績拳毛汗血宛若當時之容雄姿駿功庶聳後人之目爲瑞與河圖而幷駕作歌陋天馬而不居倘在燕閑庶賜乙覽稱其德不稱其力克遵宣尼之言傳諸子而傳諸孫永觀 聖祖之烈

策

重試對策

世傳丁卯秋設重試策問一道入格者二十餘優等者八考官難於高下稟定科次 世宗大喜命八人再試 御題八駿圖或箋或賦或詩贊銘頌任從所製先生始以策優等及再試以箋居魁云

王若曰法立弊生古今之通患也東漢因都試起兵之弊省郡國都尉罷車騎材官宋太祖覩唐末藩鎮之強至一兵一財皆朝廷自制之然東漢有内重外輕之失宋有武略不競之患漢文納賈誼之言禮貌大臣不使施刑其流之弊大臣遭誣不能自愬唐太宗待臣以禮三品以上不使與諸囚同引諸囚蒙引而貴臣反不見引所失多矣光武鑑前漢數世之失權三公備位政歸臺閣矣注擬用捨自古爲難漢唐以後或宰相主之或銓曹主之得失不能免後入之議此四事皆有關於治道其

詳可得而言歟本朝懲高麗私兵而盡革之其後大臣有言私兵之利懲高麗卑辱大臣雖有罪過使不追身以衆證爲定大臣又云後世必有無罪而被誣者懲高麗大臣之專政大小之事悉取裁決政府不能自斷大臣云承政院持權太重懲高麗政房猥濫之弊而吏兵曹分掌之其權亦重大臣有欲復設政房提調臨時落點者所議四者之策然乎否乎抑有可議者歟子大夫愽通史策深燭時措之宜其各悉心以對

臣聞心爲出治之本法乃爲治之用萬化非此心則

不興庶政非此心則不行爲人上者存此心而舉此法則於爲治乎何有古先哲王之爲天下國家如斯而已恭惟　主上殿下以聖繼神勵精圖理出治之本旣立而爲治之用亦張其於時事似無可言者猶慮法立而弊生弊生而難救進臣等于庭以置私兵禮大臣分政權復政房四者蔟爲問目而先言歷代爲治之得失次及大臣獻議之可否而欲聞至當歸一之論此臣所欲陳者也敢不罄竭卑懷以塞淸問之萬一臣伏讀　聖策曰法立弊生止凡此四者皆有關於治道其詳可得聞歟臣聞法立而弊生勢所

必至雖二帝三王之法而其終不能無弊况其後世之法乎然而二帝三王存此心以爲出治之本故法久而後弊生弊生而易救所謂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是也後世之君不知存心以爲出治一切恃法而爲治故法一弊則不可復救而遂至於亂且亡也臣請言之漢之高祖置材官騎士於郡國而京師只有南北軍之數有事則以羽檄召之而事已復罷至武帝時南北軍始令郡國番上京師無定在之兵及王莽簒位寇盜四起而無衛兵以扞禦故翟義因車騎以擧兵光武亦用

李通之謀因都試之日以起義兵遂復舊物故即位之初省郡國都尉罷車騎材官及其後世強臣專擅外無藩鎮之托遂使董卓稱兵向闕袁曹各據一方視爲已有而莫有能禁之者此豈非外重內輕之弊耶若唐之府兵之法三變而爲藩鎮藩鎮之弊極而叛將強臣羅列天下朝廷政令一無所及而唐遂以亡至五季其君臣皆起於藩鎮末太祖長於行伍之間親見其然故開運之初罷王審琦石守信等兵權而從容杯酒之間以革數百年藩鎮之弊至於一兵一財皆朝廷制之可謂善矣及其衰也盜賊四侵敵

人直抵圻甸如入無人之境外無勤王之兵蜉蟻之援卒至二帝北狩後世子孫僅保江左而遂至於不振其武略之不競亦可知矣若夫大臣人君之貳也大臣尊而後主勢尊故古者刑不上大夫豈可與衆庶同其黥劓之辱哉故漢文納賈誼堂陛之言而不施刑於大夫太宗見鄭善果與囚雜進而遂至三品以上不與諸囚同引此皆禮貌大臣之美意而其流之弊周亞夫蕭望之劉洎張亮之輩銜冤就死或使大臣悶默無訴或使貴臣又不見引其失盖亦多矣至若政權君上之大柄不可一日而假人西漢之季

主弱臣強大阿倒持王莽終以斗筲之才潛移漢鼎光武痛懲其弊故去三公之權而政歸臺閣然而使論道經邦之臣縮首旁觀非人君信任大臣之意也政在朝廷則天下治政在臺閣則必歸宦寺歸宦寺則朝廷亂是則光武懲目前之失而不究後日之患也又以爲君子進則國家治安小人進則國家危亾用人誠國家之大權而其用舍之機不可不審則付之於宰相可也資歷銓次之細瑣不足以煩宰相則付之於銓曹可也歷代之君或以二事兼付之宰相而宰相不勝其勞或以二事專付之銓曹而銓曹之

權偏重二者之爲俱失其宜其未免後人之譏又何
足恠也凡此數君皆三代以後大有爲之主也其法
亦或有可取焉者而卒不見二帝三王之治者病於
不知存心以爲出治之本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
不敢陳於王前則臣敢以數君之事爲 殿下言之
乎臣伏讀 聖策曰本朝止可議者歟夫以置私兵
一事言之禮記曰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言人臣而有私兵則其漸必至於脅其君前朝之季
大臣典兵者各樹徒黨散主無統而卒至於危人之
國遠 我國初宗室大臣尚典兵權骨肉以此而不

能相保功勳以此而不得令終可勝嘆哉然後收其兵權納牌記于三軍府國有征伐之事則遣將領兵以行事已則兵還於官將歸於私第卽古者以吏爲將以民爲兵之遺意也豈可復私兵以踵前車之覆轍乎以禮大臣一事言之中庸以九經治天下而敬大臣爲重誠以大臣者君之股肱所以共天位代天工者也其可不敬乎高麗之時儉小用事蒙蔽其主早辱大臣或放逐遠地或肆諸市朝遂使冠屨倒置矣恭愍之朝妖僧辛旽擅用威福一日黜名望大臣十餘人以至矯殺柳淑使勳舊喑啞而飲恨自是以

後屢起大獄殆無虛歲其大臣之困厄何可勝言我
朝 列聖相承接下恩恭尊禮大臣雖不幸而陷於
罪辜不使追身衆證爲定至於不得已而有所推問
然後命下詔獄治之猶且解其鎖杻處之正室此正
古者帷薄不修下官不職之遺意也豈可逆畏其無
罪被誣而困辱也若夫政權一事則高麗之時權臣
專政如康兆之於穆王仲夫之於毅廟國家在掌握
置君如奕棊自是以後權移於下人主徒擁虛器至
於趙日新金鏞之徒竊弄主柄無所不至而逮夫林
廉之時賄賂輻輳漁奪民田富浮於國 我朝大小

之事皆取　上裁而政府不能自斷者蓋懲此弊也
然而六曹庶司小大之事必先經政府可否然後到
于承政院承政院只掌出納而若其臨時啓斷不及
議於政府者承政院或可否焉然不過一二細事也
如或大事則後必報政府知會然則政院之持權亦
未太重也若夫政房一事則高麗之時晉陽公崔忠
獻父子相繼四世專國始置政房視公府爲私物使
乳臭子弟稱爲政房承宣援引黨類布列臺閣旬日
除官至於百餘其後政房之名或革或復及其季世
至有墨冊政事之誚其猥濫可謂極矣　我朝不設

政房而文武銓選之事悉歸吏兵曹者盖懲此弊也若其銓選所掌不過考庶司功過升降資級而已況以政府一員兼判銓曹而摠裁乎且雖微細之事不敢自專皆經啓過而又其大事則皆聽政府進退而爲之然則銓曹政權亦不可謂之大重矣何必政房之復設也嗚呼國家以一人爲主人君以一心爲主以一人而視國家國家至大也一人至寡也寡似不可以御大也以一心而視國家國家雖大君心猶大也大不難以運大也然則有天下國家之大者可不思所以大其心乎存養之於未發之前省察之於方

崩之時蔑幾至繁而一一底於治庶官雖衆而一一
得其理何莫非君心之所爲乎尭舜之兢兢業業成
湯之慄慄文王之翼翼皆此心也嗚呼操則存捨則
亡有心不可以不存養誠其意致其知有心不可以
不省察大學以是心爲國家天下之基董子以是心
爲朝廷百官之本伏望　殿下以二帝三王之心爲
心則可以致二帝三王之治而向之四者之法可以
無漢唐以下之弊矣又何必更張而爲之但守今日
之法足矣孔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臣於大臣之
策何敢輕議然旣　上之所問則臣不可不以直對

臣伏讀　聖策曰子大夫止悉心以對臣荒蕪末學何足以知之然往昔之事耳或妄有所聞當今之弊目或妄有所見豈無一二之可陳者風簷短景不盡心懷草率以對無任兢惶之至伏惟　上裁臣謹對

成謹甫先生集卷之二